

海邊，戲劇的日常與抽離

韓浩月



阿那亞戲劇節近日在河北秦皇島舉行。作者供圖

七日談

(河北篇)

端午假期，我在阿那亞看劇。時常來阿那亞，不得不說，戲劇節舉辦期，是阿那亞最熱鬧的時候。阿那亞位於河北秦皇島北戴河新區黃金海岸，名字源自梵語阿蘭若，原意是「人間寂靜處，找回本我的地方」。阿那亞戲劇節創辦於二〇二一年，幾年積累後，形成「南有烏鎮，北有阿那亞」兩個戲劇節遙相呼應的格局。

阿那亞戲劇節的口號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戲劇」，它或噴繪於碩大的建築牆面上，或印刷於宣傳冊頁上，「大海與戲劇」已經成為緊緊相連在一起的兩個重要元素。有的劇在室內劇場演出，有的劇在海邊臨時搭建的劇場演出，每場戲劇都離海很近。海邊觀演的時候，視線越過舞台，可以看見海浪沉默翻湧，在音樂與演員台詞暫停的間隙，海浪的聲音會進入觀眾的耳朵，這永恆的配樂，給人帶來奇妙的感受——大海才是沒有邊際的深邃舞台。

今年在阿那亞看的第一部劇是希臘作品《去核的李子》，無屋頂的酒神劇場演出區域，被布置成了一個菜市場，演出開始後演員們有一二十分鐘的時間，在吆喝叫賣身前攤位上擺放的香蕉、西红柿、李子、土豆等水果和蔬菜，遲到的觀眾會誤以為闖入了夜市。演員們很賣力，頗神奇的是，觀看了一會兒，居然不用看字幕，也大概知道他們的台詞內容，通過肢體動作和面部表情，基本可以判

斷他們在吆喝什麼——無非是招徠、介紹、打折、促銷，摻雜一些抱怨或期待的情緒，和別的地方的菜市場沒有大的區別。但很快，這一講述日常生活的戲劇，進入了有關身份、階層、生存、社會等話題領域的表達，按照我的理解——李子是有核的，人是有心的，去核的李子會快速失去新鮮與香氣，而丟了心的人，也會失魂落魄，人要像水果那樣，有堅硬的內核，也有外在的香氣，才能在不同場域下得到自治。

A劇場演出的《天使》是一部意大利作品，和劇名使人聯想到純潔、美好、善良不一樣，劇情所講述的家庭內部的懦弱與暴力、衰敗與成長，使人感到壓抑甚至窒息，同一屋檐下，一家四口三代人，圍繞生活習慣、家庭位置、情感表達等方面所產生的碰撞，沒法不使人產生設身處地的感受。劇作中與天使有關聯的人物，毫無疑問是母親，從天真爛漫的少女，到家務操勞的媽媽，從自由自在，到形同囚徒，這促人反思愛情與婚姻，以及如何去理解開始與結束。《天使》拋出了一個似乎無解的難題，它的解決辦法，無非也是在劇終前四人攜手歡快舞蹈，彷彿盡釋前嫌，但每位觀眾，都會從這個故事裏得到不同答案，並且帶着這答案重新踏入生活。

海邊孤獨外劇場演出的《文城》，改編自余華同名小說。我在該

書出版四年後才買來，讀完之後，對它的喜歡甚至超過了《在細雨中呼喊》《活着》，《文城》語言之優雅與乾淨，情境之淒美與蒼涼，人物之單純與執着，使得整本書宛若脫胎於從《詩經》到《牡丹亭》到《聊齋志異》等構成的古典文學陣營。小說裏的「文城」是一座不存在的虛構之城，話劇版《文城》借助圖書館搭建了一座海邊的「文城」，大型起重機、巨型雕像、焰火等作為先鋒實驗話劇的要素，衝擊着觀眾眼球，當小說裏的林祥福和紀小美成為演員段奕宏和周冬雨塑造的角色，虛構的文城有了片刻的真實感，只是，小說中位於南方的「文城」和話劇建構的北方海邊「文城」兩相交織時，則帶來了更多的恍惚感。

另外所看三場各有特點，《紅與黑》這部法國原著的話劇版，被波蘭導演演出了俄國氣質，舞台被布置為審訊室，攝影機與投影的使用，放大了演員面部表情，小鎮青年于連的命運被清晰勾勒出來；《貓脖子上的血》，仍然處於孟京輝的舒適區，還是孟京輝的特點與氣質；智利作品《與電影共謀的愛情》品相上佳，舞台與光影交織，女主角礦廠女工如同《海上鋼琴師》裏不願下船的1900，在困頓生活裏不斷創造美與夢想，現場觀眾深受打動。

在海邊的三天，看了六場戲劇，平均下來，每天兩場，這其實並

不算高頻率的觀劇，有熱愛戲劇的觀眾，可能一整天都泡在劇場中，要知道，今年阿那亞戲劇節有三十四部作品共一百三十七場演出，從白天到黑夜，多處公共空間裏，舞台上都有演員在活躍，無數觀眾坐在黑暗的觀眾席裏，這是一幅動人的場景——不同的戲劇，演繹不同的人生，穿過一座劇場的門走進另外一座劇場，就是從一種戲劇走進另一種戲劇，從一種人生走進另一種人生，這是難以獲得的體驗。

戲劇是高濃縮的藝術形式，它寄居於劇場，與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距離。人們一般會認為，戲劇是戲劇，生活是生活，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把生活當成戲劇會帶來悲劇，而把戲劇當成生活，則有可能製造喜劇。相比於戲劇的高度衝突性和矛盾性，人們更依賴於生活的規律和安穩，哪怕因

此生活会平淡，大家也不太願意捲進戲劇的漩渦。但看劇是不一樣的，看劇是安全的，是明白一些道理、撫慰一些創傷、治癒一些心靈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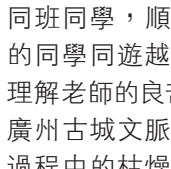
海邊的阿那亞戲劇節，恰好處在日常與戲劇的中間位置。人們從四面八方而來，從遠方而來，意味着他們從平淡、凡俗的日常生活抽離了出來，走進一個充滿明示與暗示的戲劇區域，頻繁的觀劇感受不斷地衝擊大腦與心靈，這會帶來幸福的疲累，人會不斷地想起「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要到哪裏去」這人生哲學終極三問。戲劇只會給人啟發，不會給人準確答案。把疑問留在劇場，留在海邊，讓無垠的大海去消化那些無解的命題吧，看過劇的人們，要更為篤定地走進火熱的甚至是焦灼的生活當中，畢竟，戲劇外的生活，才是每天需要面對的課程。

在楚亭，與生命的邂逅



自由談

劉妍



自由談

劉妍

作為廣州傳統城市中軸線的起點，屹立于鬧市裏的越秀山，街坊們親切而形象地將其與白雲山統稱為「市肺」。越秀山平日裏人頭攢動，周末更甚，大路行走龜速；小路擁擠不堪，需小心翼翼地側身避讓。三十多年前的一個周末，我的法理學老師，約上他在西南政法時的同班同學，順帶捎上我們幾個剛入學的同班同學同遊越秀山。若干年後，我才理解老師的良苦用心：玩樂之餘，了解廣州古城文脈，同時緩解學習法理學過程中的枯燥和無趣。三十年前，同學們個個心思單純，開心之後，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三十年後，我在越秀山，有了與眾不同，關於生命邂逅的感悟。

提及越秀山的歷史，最早有紀錄的，或在屈大均《廣東新語》中，曰：周惠王（東周第五任君主）時，廣州一帶的越人臣服於楚，並建「楚亭」以示朝拜之意。清人以為楚亭是廣州有史料記載最早的稱呼，故而在越秀山南麓百步梯上，建牌坊以紀之。牌坊的兩面均有石刻字，東面是「粵秀奇峰」，西面是「古之楚亭」。距此不遠處，有孫中山紀念碑、孫中山讀書治事處，還有一九二一年曾與宋慶齡居住過的「粵秀樓」遺址。紀念碑東面有中國近代第一個法學博士、香港開埠後首位立法局華人議員伍廷芳墓等。古人或今人，遊玩、讀書、辦公等，甚至「走了」，後人遵先人囑託，大多願意選擇長眠於越秀山，與青山常伴，與花鳥共眠。

山不在高，有史則蘊，有鳥則氣韻生動。楚亭附近的無名路多。樹木青蔥，順山勢生長。密密麻麻的樹冠，無法百分百遮天蔽日，偶有遺漏，卻成為鳥類、爬行動物的棲息寶地，石階、土路、灌木，太陽巡山後，留下了斑駁光斑，如夢如幻，亦真亦假，深深地吸引我，常讓我午夜夢回。一步一步踏青石板路，考驗着人們的腳力、腰力、體力、呼吸系統功能。能夠一鼓作氣登頂的人並不多。走走停停緩緩，東張西望歇歇，與婆婆夢幻的樹蔭相伴同行，精神上亢奮。

上周末，我在山裏遇到成群結隊的攝影發燒友。他們懷裏揣着「長槍短炮」與我擦肩而過。起初，我沒太在意。半山腰處，有個涼亭，清涼的山泉水吸引我們在此休息。洗手盆不遠處，有個固定的三腳架，架着一台中高端的單反，長鏡頭被展開，迷彩綠布裹滿鏡頭的外觀。一名個子不高的中年男人主

動搭訕直呼：「你們的到來，一對松鼠溜走了。」哦，我們是不速之客，讓這對小松鼠有機會從鏡頭及人的視線中逃離。中年男人沒有責怪我們的語氣，反而讓我們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今天拍了多久？」「兩點來的，六點太陽回家，我也回家。」「為什麼喜歡拍鳥？」「雖經歷漫長的等待，但頗有成就感！這是生命與生命的邂逅。」說着，他熱情地向我們展示相機裏的「戰果」：黃腰柳鶯、白胸翡翠、黑喉噪鵲、紅耳鸊、斑文鳥、蒼背山雀。冬季候鳥較多。人間四月天，對於居住在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們而言，或是遇見最後一波北歸的候鳥，牠們途經越秀山、香港濕地、濕地公園、米埔內后海灣。或是受到眼前男子啟發，當時我對同行的髮小建議，下半年我們再去香港濕地公園觀鳥吧。在我的記憶裏，香港觀鳥極為有趣，常常有意外收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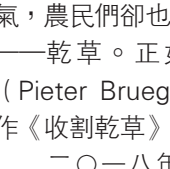
「運氣好的話，或許能觀測到珍稀鳥類。」男子眼裏有光，談笑風生中講述着一件趣事：「前幾天，華南農業大學校園裏來了一隻黑冠鴉，俗稱黑冠麻鷲，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一呼百應，攝影社交群裏的攝影友聞訊，火速趕到現場。他說着說着，打開手機社交群聊，展示現場拍攝到的黑冠鴉圖。只見綠油油的校園草地上，一隻體型粗壯的栗褐色鳥，悠悠地來回踱步。黑冠鴉的體長大約四十五厘米，下體淡棕色呈黑色縱紋。頭部、面龐、眼睛、嘴均為藍色。雙目炯炯有神，好像站崗的哨兵，時刻對四周保持警惕。說來也有趣，天生敏感的黑冠鴉，似乎對各類路人脫敏，你拍你的，我信步我的。人與動物相處融洽，印證古代文人常掛在嘴邊的天人合一。

我與男子告別後，他繼續等鳥、觀鳥、拍鳥。行山中，我的腦海冒出一個問題，黑冠鴉，以及棲息越秀山的各類鳥群是如何練就一身不怕人的膽識？如何篤定，不會受到陌生過路人的傷害？此時，我們已走到了越秀山的深處，參天大樹比比皆是。置身於這個天然大氧吧，我極力深呼吸，恨不得把山中負離子吸入體內，盡可能地接近上限。或許，那隻黑冠鴉也和我們一樣，對於清新的空氣、優美的環境毫無抵抗力。古往今來的越秀山，從來都是品格、精神的勝境。它既身在鬧市中，又自成靜謐風格，生猛中不失淡定，樸素中不失格調、趣味。不光是在越秀山的楚亭，在粵港澳大灣區裏的公園、校園、濕地、山嶺，乃至庭前屋後，植物、動物包括鳥類、人類，天上飛的，地上走的、跑的，萬事萬物都能和諧相處。自然界有靈性的萬物，會不約而同地做出相同的舉動、抉擇。



藝象尼德蘭

王加



藝象尼德蘭

王加

上周末，我們同時度過了端午佳節和夏至節氣。在我國傳統民俗中，夏至與農事麥收息息相關。夏至前後麥熟，選吉日開鑼以敬天地，在搶收、晾曬、歸倉後謝祖饋贈且品嘗新麥。無獨有偶，在地球另一端西歐北部的尼德蘭地區，儘管他們沒有夏至節氣，農民們卻也在搶着收割另一種作物——乾草。正如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在其名作《收割乾草》中所描繪的那樣。

二〇一八年冬月，我專程為了藝術史博物館為紀念「勃老」逝世四百五十年所舉辦的空前絕後「此生一次」大展飛了趟維也納。展覽囊括了畫家現存的三分之二油畫真跡，其著名的六幅季節組畫（一幅丟失，現僅存五幅）中的《收割乾草》更是從捷克洛布科維奇宮（Lobkowitz Palace）借展至此，和館藏另外三幅團聚。這套季節畫由商人兼收藏家尼古拉斯·約格林克（Nicholaes Jongelincx）委託創作，或許用來裝飾其安特衛普城外鄉間宅邸內的餐廳牆面。特別需要說明的是，老彼得·勃魯蓋爾所生活的十六世紀尼德蘭地區將季節劃分為六季，分別是：初春、春天、初夏、盛夏、秋天和冬天。其中春天和夏天被細分成兩季，六幅中遺失的那幅根據現存版畫判斷應是春天；而初夏和盛夏則被農事所區分：前者描繪收割乾草，後者表現割麥豐收。

事實上，自中世紀開始，尼德蘭地區便有描繪季節畫的傳統。最著名的當數活躍於十五世紀初期，堪稱「尼德蘭繪畫奠基人」的林堡三兄弟（Limbourg Brothers）為其僱主法國貝里公爵繪製的《貝里公爵的豪華時書》。兄弟三人在這套精美的時書內用傳統細密畫（Miniature）技法勾勒出表現

夏至收麥與初夏割草



老彼得·勃魯蓋爾畫作《收割乾草》。作者供圖

一年十二月勞作習俗的月曆插圖。在季節畫的《六月圖》中，林堡兄弟在前景描繪了五位農民正手持長柄大鐮刀收割乾草的畫面。一百五十年後，老勃魯蓋爾在風俗畫《收割乾草》中重現了前輩所繪的勞作傳統——畫作前景左下角坐在地上打磨長柄大鐮刀的農夫無疑在用另一種形式致敬先人。

毫無疑問，《收割乾草》的畫面內容遠比林堡三兄弟的月曆插圖豐富得多。在這套六幅季節組畫中，老勃魯蓋爾巧妙地將其所擅長的風俗畫和風景畫融會貫通，將尼德蘭民俗不動聲色地嵌入到大自然背景中。顯然，前輩約阿希姆·帕蒂尼爾對「勃老」的影響不僅包括風景的俯瞰廣角取景構圖；還「偷師」了前者標誌性的「空氣透視」分層着色方式——從棕灰色大地基調的前景過渡至綠色系的中景，最後用藍色渲染山巒和天空。這種清麗且通透的色彩分層賦予了原本平淡無奇的鄉間勞作如歌般的詩意，也讓畫中無論是頭頂豐收蔬果，還是中景用木耙攤曬乾草的村民們，都充斥著勃勃生機與滿滿的幸福感。

被稱為「低地國家」的尼德蘭地區屬於溫帶海洋性氣候，空氣潮濕且地勢低窪多沼澤，同時緯度對應我國黑龍江省和內蒙古東北部，導致冬季寒冷漫

長幾乎沒有新鮮草料。因此，在我國大部分地區忙著搶收麥子的夏至時節，尼德蘭農民們有優先級更高的農事要做：收割乾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地少人多的尼德蘭地區需有效利用好每一寸土地，夏天收割的每一根草都要「變現」為寒冬的飼料。若不趁為數不多的夏日割曬乾草，待寒冬來臨所有家畜均會被餓死；其次，從老勃魯蓋爾的多幅風俗畫中均可看到，村落中的木結構房屋多用茅草鋪設屋頂。因此晾曬後的乾草除了用作牲口飼料，還是不可或缺的建材原料之一。由此可見，收割乾草這項農事是尼德蘭地區氣候環境逼迫出來的生存剛需。最後，氣候原因導致麥子成熟的時期要比我國大部分地區略晚。正如「勃老」季節畫系列的下一幅描繪《盛夏》《收割者》中那滿眼金黃色的麥田所示，農民們要在八月至九月期間才迎來熟麥的收割季。而我國因大麥早熟需搶收以防爛雨而夏至節氣便已收割完畢。中西方一致的農事勞作，卻因氣候和地理環境因素導致迥異的收割季節。客觀來說，老勃魯蓋爾的季節畫系列不僅在西方藝術史上開創了風俗畫結合風景畫的先河，更成為了直觀記錄中西方季節勞作和民俗細微差異的圖像史料。

長城雲霧



市井萬象

六月十八日早晨在河北省承德市灤平縣拍攝的金山嶺長城。新華社

